



金剑啸纪念文集



金劍嘯烈士遺像

一九三六年



金剑啸 —— 一九三四年



(东北烈士纪念馆供稿、
宋国权复制)

目 录

金剑啸与哈尔滨革命文艺活动·····	姜椿芳 (1)
金剑啸·····	江 水 (19)
怀念金剑啸烈士·····	赵铭彝 (22)
忆小友——剑啸·····	塞 克 (26)
悼念金剑啸烈士慷慨就义三十周年·····	罗 烽 (30)
真理以不朽的棺廓安葬了他·····	罗 烽 (30)
遗憾留给了我们·····	白 朗 (32)
我所认识的金剑啸·····	肖 军 (35)
金剑啸诗文集·序·····	肖 军 (43)
金剑啸同志悼诗之一·····	肖 军 (49)
金剑啸同志悼诗之二·····	肖 军 (50)
未能免俗·····	肖 军 (50)
未完成的构图·····	肖 军 (52)

一粒土泥·····	悄吟	(64)
思念·····	舒群	(66)
死讯·····	舒群	(69)
深切的悼念·····	罗荪	(70)
血祭·····	金人	(75)
别·····	林珏	(78)
忆金剑啸烈士·····	王式斌	(80)
八六年书怀——悼先烈——纪念		
金剑啸殉难五十周年·····	骆宾基	(83)
纪念巴来殉国五十周年·····	杨角	(83)
一颗被摧毁了的炸弹·····	高潮	(84)
一颗星陨落了·····	夏懿	(87)
巴来未死·····	陈隄	(94)
北望龙沙·····	关沫南	(89)
暴风雨中的海燕·····	梁山丁	(98)
一颗不灭的星·····	田琳	(107)
忆金巴来·····	方未艾	(115)
金剑啸在牵牛房的二三事·····	冯铎	(118)
与金巴来一同演剧·····	王德明	(122)
巴来与漪澜读书会·····	徐士英	(124)
巴来英勇就义·····	贺子翔	(125)
我的父亲金剑啸·····	金伦	(127)
画家巴来·····	里栋·金伦	(137)
金剑啸与《星星剧团》·····	里栋·金伦	(143)
金剑啸与《大北新报·画刊》·····	温野	(149)

优秀革命文艺战士金剑啸.....	徐光金 (157)
一曲东北抗联的赞歌.....	董兴泉 (170)

附 录

兴安岭的风雪.....	金剑啸 (189)
金剑啸年谱.....	刘树声 · 里栋 (200)

金剑啸与哈尔滨革命文艺活动*

姜椿芳*

本世纪二十年代，哈尔滨是一个新兴的城市，是欧亚大陆交通的枢纽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开始昌盛起来。所谓它的昌盛，也只是虚有其表，内容则是相当贫乏的。说它贫乏，是因为那时从上海这个中国文化中心“留学”归来的，只有像陈凝秋（塞克）和金剑啸（巴来）这样不多的几个人，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先是陈凝秋在哈尔滨报刊上发表了诗和剧本，演出了话剧。接着而来的是金剑啸，在哈尔滨和东北其它地方，也发表了不少诗、画和剧本，并且演出了话剧。当时他在荒凉的东北原野上的许多艺术活动，充分显示出一个杰出艺术家的才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欧洲各国许多谋生之人，包括数量很大的白俄，纷拥杂沓而来，

在这偏于一隅的哈尔滨，形成了一个“洋世界”——一时被称为东方巴黎或莫斯科。哈尔滨虽然规模较小，但是，它和东南的上海遥遥呼应，却也是一个颇有特色的洋场。不过在这个洋场中，中国人几乎和洋人隔离着。特别在文艺方面，没有过多的洋气的影响，象上海那样出现新的面目。哈尔滨的中国青年，眼界还未向外扩展，因而还要从上海传来新文化，由少数人带来新文艺。对此，金剑啸等人的到来，可以说是空谷足音。

三十年代革命文艺的传播者

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显赫的地位。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在南方数省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区，以上海为中心，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文艺浪潮。这场文艺运动，既有反帝反封建的比较深刻的内容，也有相当深入的启蒙性和建设性的工作。三十年代一开始，这场运动就以巨大的声势向全国伸展着。从上海走向各地的知识分子，则是更活跃的生力军。金剑啸同志正是在一九三一年夏天从上海回到哈尔滨的一个革命文艺的传播者，是一个浑身带着新文艺气息的人。他一到哈尔滨就看到，刚刚萌芽的文艺领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他既要拿起笔来写诗写小说，又要拿起画笔作画；他既要写剧本和导演戏，又要大声疾呼地作宣传。确实，他既有传播新鲜事物的活力，又有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气魄。

有几件小事也可说明这个情况：他原在上海学了一些英语，一回哈尔滨又热情很高地立刻学起俄语来，甚至还穿上了俄国哥萨克的绣花衬衫；他看到光陆电影院作为独特的广告术而在报纸上刊登的幽兰女士访友的消息，他天真地带着同情心和好奇心把她当作上海文艺界流落到哈尔滨的女艺人而寻址去找她（当时被引为笑谈）。他从上海为哈尔滨青年带来了三十年代革命新文艺的气息，开创了许多哈尔滨人过去没有做过的事情。对于这个新兴的塞上城市，金剑啸是文艺革命新风新雨的传播者。

他首先是一个画家

他于一九二八年从哈尔滨去上海进艺术大学（党通过左联组织的）学画。时间虽然不长，却经历了科班的训练。有一次他曾对我说：“我曾经到马路上去写生，学速写，画行人的走路，先从五、六步后到二、三步就能迅速地捉住行人的步态，现在好久不练，但还能捉到三、四步”。（他当时说的是行话，我现在回忆的是外行话）。油画、水彩、粉画、木刻，他都下功夫学过。一九三一年秋，“九一八”事变的前后，金剑啸和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美术展览会，地址就在现在哈市革委会（当时是同发隆百货商店）的后面的二楼上。展览会的名称也带有三十年代罗曼蒂克的味道——“维纳斯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的大部分作品是他在上海画的油画，有不少裸体人像。展出的还有他到哈市后的新作。引人注目，还有萧红（悄吟）的习作：萝卜、青菜等水

彩画。此外，还有他亲自举办的绘画训练班的新生的习作也择优展出了。这个展览会从名称到布置的形式，在哈尔滨都算是新颖的，使人有开风气之先的感觉（当然，哈市在这之前也开过国画等展览会）。

有一次我到 he 家里去拜访。一进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房间里挂的油画，真是壁无空白，一如进了展览会场。据他自己说，这主要是在上海的习作，到哈后画的不多，因为条件差了。家中所挂的，有些并没有在维纳斯展览会上展出，因为裸体画不能都拿出去。在他房间墙上所挂的油画中，几乎半数以上是裸体人像。可见，他极为注重基本功的训练。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秋，金剑啸被《五日画报》聘为编辑，他曾为这个画刊出了一次人体美专号。选登了不少世界名作，洋洋大观，别开生面。他还为此写一篇论人体美的专文，并且颇为突出地用四号字排印。文章以严肃的笔调论述了裸体画在美术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以及这一期人体美特辑引起了哈尔滨读者的极大注意，《五日画报》的社长李笑梦从此更为钦佩这位颇有造诣的美术家。

哈尔滨这个有各国侨民群集的国际都市，常有外国人举行美术展览会，金剑啸常去参观。有一次犹太妇女的手工艺展览会，他曾亲自去拍摄了几张照片在画报上刊登。剑啸曾经几次去访问苏联画家苏伏罗赤夫，到他的画室谈话，观摩他的作品，并且去参观他和他的学生们合办的画展——这是一位侨居在哈尔滨的追随马雅柯夫斯基的未来派画家。我曾和他一起去与苏伏罗赤夫谈话，剑啸特别欣赏苏的一幅画——用蓝白两种颜色构成的蓝色大海和海上密集的白色冰块，并且选了这幅画登在《大北画刊》上。

他除了画画，也搞木刻。在《黑龙江民报》副刊上刊出的法国作家巴比塞的木刻像就是他的作品。

他也为报纸副刊画报头。《国际协报》副刊《文艺》（画面是鸽子与书本飞散在空间）和《黑龙江民报》副刊《艺文》的报头就是他的作品。

他曾经办过一个“天马广告社”为摆在马路两旁的一些长椅的椅背上画花和广告（一位后来被日寇杀害的革命青年侯小古曾作为他的伙伴参加用油漆画画的工作。女作家萧红也曾当过他的“广告副手”）

剑啸同志也是一个漫画家，当时大家引为谈助的是他在画报上发表的连续漫画《差不多先生传》，讽刺社会上一种做事马马虎虎、对一切事物不严格要求、读书不求甚解、对自己对人只要求差不多就满意的人。

他是诗人和作家

他在青少年时代就代表诗作，主要发表在当时道外出版的《晨光报》上。流露出少年诗人才华的一篇一篇的新诗，引起人们的注意。就是由于看到这些诗作，《晨光报》的诗刊编辑，笔名“三千弱水”的袁恕庵以及当时参加过田汉在上海创办的南国剧社的陈凝秋（塞克）等人，推荐他进了上海艺术大学。一九三一年剑啸回到哈尔滨之后，又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不少诗作。

对我印象较深的是他的一首题为《白云飞了》的短诗。据他告诉我，他在上海认识了一位同学（或者同剧团的一位

演员)，很喜欢她，因为她爱穿格子布衣服，大家管她叫“鸽子”（格子）姑娘。后来这位鸽子姑娘离开了他，他也离开了上海。他在遥远的北国，怀念这位曾一度有过感情的“鸽子”姑娘，用白云来象征白鸽，伤感地呼喊“白云飞了”。

还有一些别的诗现在记不起来了。他不是随便写诗，除了思想性之外，也很讲究诗的形式。有时，我们一起背诗，对“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句子，既赞美它的社会意义，又称道那一顿一顿的节拍传达出来的抑郁之情。我们也在下着小雨的街道上漫步，口诵着苏曼殊的诗句，欣赏诗的音节之美。

有一次我拿一本新从上海寄来的臧克家的诗集《罪恶的黑手》，他一口气读了好多行，击节称赞：“这可把诗打开新天地了！”他又对新诗的格律不断探求。留下的一首算是长诗的《兴安岭的风雪》，就相当重视炼字、造句、押韵等技巧上的推敲。

《兴安岭的风雪》的明显成就是用诗的形式记录了东北人民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事迹中的一个动人插曲：一群热血的青年在风雪漫漫的兴安岭上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浴血搏斗，在敌人优势兵力之下，他们一共三十二人，一次就战死了十四个人，活下来的十八个人拭去身上的血迹，振臂宣誓继续战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血战到底。

这首诗发表在日帝统治下的黑龙江省会龙江（齐齐哈尔）的《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上。由于彼时彼地是不可能发表这样激烈的诗篇的，作者不得不用“奴隶”的语言，在发表时假托妖魔来代表英勇的战士。据作者自己说，

是一位亲历其境的战士给他口述了这个故事，他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中写下了这首诗。发表后，剑啸把它寄给了当时已到上海的萧军，就是依靠寄到上海去的这份剪报，这首长诗才得以保存下来。并能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剑啸同志就义后，于一九三七年用《奴隶丛书》后又改名《夜哨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了小册子。诗篇的后面以附录的形式发表了萧军等十个生前友好的悼念文章。

这首诗，在技巧上，在那个时候，应该说是新颖的、有力的、成功的。作者写这首诗时刚二十六岁。二十六岁的青年，抗拒着日帝残酷的统治，已磨炼得相当成熟了。

剑啸写过的诗当然不止这一首，可惜都散失了。如果能找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几份哈尔滨报纸，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些。

他也写散文、小品、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春，我和他一起去逛极乐寺的庙会（浴佛节），回来合写了一篇春游的散文，发表在他主编的《大北画刊》上。记得文中引宋人寻春诗：“尽日寻春不见春，踏破芒鞋陇头行。归来笑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然后加上几句类似这样的话：在极乐寺周围没有找到春的踪迹，但是我们一路上迎着微风谈笑，牙齿被风吹得冷冷的，这不就是春的消息？归来之后，往痰盂里吐了好几口夹杂着沙土的唾沫，相与大喊：春不是在痰盂里？！

用这些字句表达出来的意境以及经他洗炼的一些诗句，无不显示金剑啸确实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可惜他过早地被日本侵略者的枪弹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他又是剧作家和导演

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一年，金剑啸在上海艺术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以左明等人为首的摩登剧社，他演了些什么戏或导演了什么戏，我没有问过，他曾把带回哈尔滨的高尔基的《夜店》的油印本给我阅读。

据我所知，他创作的剧本有《黄昏》、《母与子》等。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星星剧团”，由他导演，排练了《居住二楼的人》、《娘姨》、《一代不如一代》三个独幕剧。一群青年兴高采烈地排练了一阵子，但因为受到了敌人的注意，而且场地也有困难，没有能演出。这时伪满已经成立了两三年，日帝的统治愈来愈厉害，是决不会容许中国青年演这种吸引广大群众、传播新思想的进步话剧的。在敌伪白色恐怖的压迫之下，没有多久这个剧团便解散了。

哈尔滨这个城市，对于东北三省来说，还是得风气之先的。一九三〇年陈凝秋曾自编自导自演了《北归》（在西门脸基督教堂）。一九三二年还有人组织电影公司，拍了一部不成熟的影片《乘龟得福》。但总的说来，在文艺的领域里还是很荒凉的。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个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旧俄和苏联侨民，他们的文艺活动是很热闹的。他们有歌剧、轻歌剧、话剧、舞剧等团体，经常演出。尤其是苏联人，虽在反动统治的严格检查之下，还是演出了一些苏联国内新创作的戏。可惜当时中国人和他们往来不多，更没有

参加到他们的文艺生活中去。语言的隔阂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那个时期由于张作霖、张学良政权“防俄反赤”的措施森严，尤其是大批白俄依附这个反动政权，无孔不入地、针锋相对地限制苏联人在哈尔滨和东北其他各地的活动，不许他们出报刊，不许他们有稍露锋芒的文艺活动，更不许苏联人和中国文化界人士接触，这就使哈尔滨的文化青年不得不舍近求远，要从上海把当时世界上最新最革命的事物，绕了很大的圈子点滴地传到哈尔滨来。其实那个时期，苏联人在哈尔滨寻取各种渠道展开活动。例如用白俄人出面在哈办《东方新闻》俄文报、《七日画报》，用美国人辛伯森在大连办英文日报，用英国人佛利特在哈尔滨办英文《大光报》和《英亚电讯社》，由中东铁路苏籍职员及其子弟在铁路俱乐部办剧团、组乐队，举行种种演出，由商人出面组织影片公司把苏联影片在哈市及中东铁路沿线放映（例如《生路》《金山》《边陲》等苏联影片，就是先在哈放映后，才运往上海的）。甚至在报刊上广泛介绍了高尔基由欧洲回国的情况，为马雅柯夫斯基自杀出版号外等等。而哈尔滨的文化界却毫无反应，甚至一无所知。从这些情况看不能不说金剑啸等人是一只只春燕，既从上海带回了春的消息，也立刻呼应了从辽远的北方——莫斯科传来的春的声音，相当敏感地接触了苏联人或进步俄侨在哈尔滨的文艺活动。

约在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间，在街上看到海报，俄侨剧团将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即一九三七年初在上海演出的《大雷雨》）。这个剧本我们是读过的，很发生兴趣，决定买票去看。这戏由舒姆斯基导演，在商市街的俄侨商市会堂演出。记得那次是由一个男青年扮演卡吉林娜，导

演舒姆斯基自演奇虹。这两个人演得很成功，扮母亲卡彭诺娃的，也演得相当好。演到最后一幕，当奇虹等人把投河而死的卡吉林娜抬出来的时候，向来畏葸无能的奇虹，也忍不住对严厉的母亲喊出了抗议的声音：“这是你……”在鸦雀无声的场子里，坐在我们一排的一个俄罗斯女子，激动得从座椅上摔倒在地。这时剑啸又激动又惊讶地站了起来。有人急急把那位摔倒的妇女扶出剧场，有人扬手让剑啸坐下。剧场里这一变化，又立刻平息下去，观众继续聚精会神地观看舞台上感人的那场戏。

我们和全场俄罗斯观众为演出所感动，我们猜想那个摔倒的妇女可能与卡吉林娜有同样的命运。两个中国青年杂坐在俄人中间看戏，本来已经引起俄人的注意，我们和其他观众一起严肃地欣赏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一著名话剧，再加上剑啸激动地站起来，更引起座旁人们的注意。当戏演完，观众鼓掌的时候，我们也站起来热烈鼓掌，竟有一位像知识分子的俄人走过来，和打着黑色花领结、戴着眼镜，艺术家模样的剑啸握手，双方都默默地互相注视、点头、表示无需用语言传达内心的共鸣。

金剑啸深深地爱上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部《雷雨》。他过去读过这个剧本，现在又看过俄人自己的演出，就产生了要在中国舞台上排演这个戏的愿望。一九三五年，他在当时黑龙江省会龙江（齐齐哈尔）组织白光剧社，决定排这个戏，并且先在《黑龙江民报》副刊上连载这个剧本的译文。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戏没有能够排演。

那年秋天，在齐齐哈尔演出了他的剧作《黄昏》和《母与子》、高尔特的《钱》、秋田雨雀的《喜门冬》，共四个

独幕剧。大多是由剑啸导演的。

在齐齐哈尔这样一个地处边陲的城市演出话剧，并且包括外国剧作，是破题儿第一遭。一个从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最前哨的上海来到东北的拓荒者金剑啸，在荒芜的龙江城，由于主编《黑龙江民报》文艺副刊，成为当地文艺青年的一面旗帜。他团结了这些青年，才有可能组织剧团，演出话剧。演出后，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报导，说观众中有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职员和商人等等，这些人的反应各有不同，人们总的印象是新颖，有的人说是见所未见，有的人说没有想到在这个龙沙古城能够看到这样的戏剧，有的人说对自己的启发很大，也有些人说这不像戏，不像他们往常所看的京戏和落子……不管怎样说，在四十年前，拓荒者金剑啸等人最初在这里用辛勤的劳动播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确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演出本身是一束高举的文艺火炬。演出之后，在社会上又引起了相当的震动，因此，招致了敌伪统治者的警觉和注意。同时，剑啸所主编的《荒田》经常发表新文艺作品，在每周一次的副刊《艺文》（这个副刊的命名，来自剑啸的一篇短文。那篇短文发表在《国际协报》副刊《文艺》的终刊号上。他在文中气愤地说：“不让我们出《文艺》，我们就不能出个《艺文》”）这个比较突出的文艺阵地上，有时他还用四号字发表公开信，点名号召南满、东满、北满各报经常发表作品的写作者相互通气（就差一点说联合起来）。这种种行动，不仅引起敌人的注意，而且早已经列入了敌人的侦察项目之中。正是由于这些革命行动，一九三六年六月，金剑啸在哈尔滨被捕，同年八月（被押解到龙江城受审后）便